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字的墓碑

窦志先 著

无字的墓碑

窦志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字的墓碑

窦志先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湖南省常德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7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册

*

ISBN7-5059-0874-X/I·610 定价：3.70元

写在无字碑前的字

乔 良

认识志先的文章，要比认识志先早。但开初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志先，而不是他的文章。那时他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几部小说都还不曾面世，自然也就谈不上时下人们格外推重的什么名啊气的，可他那一掬谦谦之态中略带狡黠的浅笑却使我隐约预感到了点什么。这肯定是个不安分且又有名堂的家伙，我想，包括在艺术上。果然，他用他的小说一次次证明了我的预感；尽管他几乎矢口否认他与他小说中的人物遭际和感受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还是坚信我从这些不时令我感叹或惊讶的文字中读到了志先这个人。我的直觉没有错。

先读到的是《无字的墓碑》，这篇东西恐怕使志先最早体味到了在小说上成功的滋味。以至今天他编小说处女集时，仍象怀着一种感激似的要用它做为书名。不过，初读时我并未上志先的“圈套”，因为小说的开头总使我想起雨果老头，想起《九三年》。没办法，这是职业病。但一直读下去，那份阅读同代人作品时常有的不以为然便悄悄消失了，不

觉中我已沉浸到了一阙迴肠荡气的漫漫浩歌之中，这歌也无字，只有旋律，在你感情的湖面上上下下翻飞，许许久久。倒不是那种戏剧性成份多少浓了点因而人为之痕也就重了点的情节完全俘掠了我，而是冥冥间我获得了一种启示：一个能以《无字的墓碑》中这般手段治理她的党和她的军队的政治集团，怎么可能不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命运的主宰？而几十年风销雨蚀，那个把军功章别在郑大刀胸前又旋即将他推上刑场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呢？你去想吧，想不通，就再读读《无字的墓碑》。见仁见智，一篇东西能给人一样启迪或愉悦即属不易，特别是在那么多过目即忘的东西充塞文坛之际。

后来我又读到了《死胎》。《死胎》一如《墓碑》，有股子震人心魄的劲儿。但《死胎》在小说上要成熟得多。我甚至相信这一篇东西使志先体悟到了好多小说的奥秘，这奥秘一经被他悟破便如虎添翼地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来，不信你就再读读《死胎》，不会让你失望的，当然也不是无可挑剔。从这篇东西所流露出的价值取向来看，志先的价值观正处在确立与破坏之间，对农村中愚钝蒙昧的鞭笞与对城市人时尚新潮的轻蔑，这正是时下典型的中国作家心态。尽管这篇小说的主旨并不在于揭示农村与城市的对立而更着墨于对中国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的封建文化习俗的批判（这一批判在《死胎》中很是有力），但作家的价值倾向不能不随时泄露出来，使我不免生出些许隐忧：能不能从那些在志先笔下充满象征意味的农民与城里人的肩头望开去，看得更远些，更深些呢？志先是有这种潜力的，因为他这人多思且少年时曾经磨难和坎坷。

《情网》和《魔影》，认真说来不及《墓碑》和《死胎》出色，但却都标示出了志先在小说艺术上的日渐情进和成熟。无论是感情历程还是铺排故事，在志先的笔下都展现得波澜迭宕，张弛有致。尤其是写男人与女人间的情感，志先似乎天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如《情网》，尽管结尾处古月芬的突变使人有猝不及防的凸兀之感，但一个工于心计、善使软招折人的女子形象还是令人一颤地站立在了你的面前，由不得你不正视她，审视她，而这时，志先便一如既往地浅笑着品味起自己的成功来。这种浅笑自然另有一番深意。

为友人的书写序，这是第二回，决非我之所长。而以己之所短，论人之所长，实在荒谬的可以。所以，不管说的在不在点上，都请此书的作者和读者宽涵。

权作序。

死 胎

郎中老爹捧着旱烟袋，巴哒巴哒干吸，烟火早熄灭，他还是巴哒巴哒地吸，在屋里团团转悠。不时侧耳听听里屋的动静，焦躁，不安。

“唉，你就不晓得快去河沿去，瞅瞅拴柱，船找到没找到，……”从里屋传出一声烦乱的、沙哑的老女人的叫骂。

昏黄的油灯，在枣木桌上无力地跳动着昏黄的火苗，灯芯爆着火花，哔、哔、哔地一连爆出四粒灯花儿，郎中老爹脸上露出笑颜。“四花有喜，准是个给我高家续接香火的男娃。”他心里乐。哔！郎中老爹端到嘴边的烟锅停住了。哔！哔！接连又爆出三粒灯花儿，老爹的心猛地一动，脸色变了，两眼直勾勾盯住忽闪忽闪的灯火，久久地审视着，“七粒灯花儿，不吉利！……”他不敢往下想了，一屁股歪坐在桌边的竹椅上，一双青筋嶙嶙的手攥住烟袋把儿，笃笃笃地敲击着桌腿，斜过身朝里屋瞪了一眼：“深更半夜，到哪找船去，喊甚嘛！”

“哎哟——哎哟！疼死我罗……啊哟娘呀！”这会儿从

里屋传出的声音，是一个细女子的哭声，这声音是声嘶力竭的，痛不欲生的，真可怜。

“杏花儿，忍住点，莫吓着肚里的保根，杏花儿忍、忍住点吧。”老女人是婆婆，婆婆轻声劝杏花儿；杏花儿是媳妇，她就要养孩子了。

“娘，哎哟——！疼，疼啊！”杏花儿有气无力地喊着，声音顿时轻多了，生怕真吓着了肚子里的婴孩哩。

郎中老爹一双浑浊的眼睛朝屋外不安而固执地张望着。半晌，摇摇头，站起身来，坐是坐不住了，手里的烟袋锅往桌面上一撂，走了三步，到门后头摘下木桩子上挂着的马灯（这马灯是他往日夜黑天出门给别人家瞧病照亮用的），一板铁丝簧，咔嚓一声，取下玻璃罩子，就着桌上的油灯点着，重又套上罩，屋里生辉亮堂许多。他叹口气，冲屋里咳了声：“看好门。”

“难产哩！拴柱死东西，掉水里哪，怎还不见回！”老女人隔着门帘从里屋递出一句话，那意思是催老头子快去快回。

他一手提灯，抬腿出门，站在屋外又回头冲里屋咳了一声，走了。

村野四周，三面山影，在稀落的星光下象个巨兽张大嘴巴。公鸡在啼鸣，此起彼落。残星眨动着疲倦欲睡的眼睛。黑夜敞开了它那厚厚的湿润的被盖，掩住了山的这里那里。一盏灯，忽明忽暗，若隐若现，朝“嘴巴”外游动，游动，一直游向河沿。

那儿传来两人的对话声：

“爹，你来这儿做甚？”

“有船吗？”

“渡口船，上岸返修、修去了。”

“渔船哪？救人如救火，花钱雇呀！”

“全开上，上水赶渔、汛罗。我沿河找了、好几里，也不见有个船的影。”

“背时！拴柱，快回，找两人往城里送，快！”

声音越来越清晰。

“还不见动静？”

“忍不住，嗥哩。头胎难养，唉。”

“爹，保不住小的，可要保杏花呀！”

“放你娘屁！大人孩子都保。”

父子俩说着话走进家门。

里屋传出老女人的祈祷声：“……仙姑显灵，保佑杏花母子平安！”屋角落墙上，楔两根木桩子，托起一块木板；木板上正襟危坐一具仙姑，这仙姑是用一块花布缝做的外壳，里面填满了破棉花，尺余高，有胳膊有腿儿，双手微合，慈眉善眼，跟真人一般。仙姑左右各插一支红蜡烛，面前置一香炉，香炉内香火燃得正旺。老女人双膝跪草垫上，这草垫约莫二尺见方，是专以求神拜佛精心编制的。老女人双目微闭，念念有词，虔诚地祈祷着。

“娘，她还不顺吗？”拴柱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头扎进里屋，见女人躺在地铺上打滚，面无血色，汗水眼泪模糊了满脸。他鼻子一酸，扑通跪在妻旁，按住她的一只手，回头向屋角落求仙的老女人哀求道，“娘呀，杏花儿怕不……这怎的好，怎的好哩。”

“船呢？”老女人慢慢睁开凹陷的两眼，抖动着松驰

的、桃核般皱皱巴巴的脸。

“没瞅见。”拴柱心情急切，感到恐怖，手好象不听使唤，腿肚子直抽搐。

“没用的货！”她大失所望，“你过来，跪下。”老女人吩咐儿子。

他心里头很不情愿，可脸上又不敢违抗娘，无奈，拖着沉沉的双脚挪过来，按娘的指点，在草垫子的另一头下跪。

老女人说：“娘讲甚，你跟娘讲甚。”

拴柱冲娘点点头。

“仙姑在上——”

“仙姑在上——”

“弟子……”

“娘，这要拜到甚时辰仙姑才能保佑杏花儿生养？！”

拴柱不由轻轻地喊了一声。

“你、你……心不诚，大仙要怪罪的。”老女人朝拴柱后背重重地拍打了一巴掌，赶紧向仙姑叩头，“仙姑息怒，下界拴柱无知，求你老人家宽恕，日后天天给你烧高香！”

拴柱自从生下来，虽然没进学堂，出过远山，可他常帮爹提药箱给人家瞧病，和山里山外的人有过许多接触，偶尔也到山外的小集镇走走，算得上见过世面的人。因此，对娘求仙拜佛做道场，从不放进眼里，自己更无这种兴趣。他真正不明白，娘怎的就那么相信仙姑呢？别瞅仙姑外表倒是挺光亮的，肚子里装塞的还不都是烂棉絮吗。况且那棉絮还是娘偷偷从自己穿了不能再穿的旧棉裤上拆下的。凭甚一样的旧棉絮，在我拴柱身上一文不值，顶多就御御风，换到她仙

姑身上就显灵了呢？不信！他真正打心眼里信服的还是爹的医术。他忽然急切地说：“爹是乡医，就让爹……”

“亏你想得出哩。”没等拴柱说完，老女人鼻腔里重重地哼了声。这一声哼，表示了极大的忿懣。

杏花儿浑身一抽，象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恳切地、疑惑不解地瞅着婆婆气恼的脸。

“这……”拴柱被娘一句话呛得目瞪口呆。他想给娘好好说一说，可又不知道说甚话娘能听得进。大概眼下说甚话，娘也听不进的。

杏花儿两眼痴痴地瞅着黑黑的屋顶，眼睛惊惧地、痛楚地大睁着。她想哭，却不敢哭出声，默默地流泪；她想叫，却不敢大声地叫，轻轻地哼着。她仰面朝天，全身挺得直直的，两手在被窝里不能自主地按着高高隆起的腹部，慢慢地在上面抚摸。她觉得这样好过些。过了一会儿，一阵腹动，疼得她象头母兽发出一声喊叫，眼睛转向拴柱：“怨你，都怨你！”

“死心眼！快叫你大表哥、四叔来，抬杏花儿进城。”老女人回转身来，拍打拍打衣襟，揉了揉盖住右眼的一绺乱发。

“怕抬不到城里哩，”拴柱精神颓丧，一脸痛苦的表情，嗫嚅着说，“路多远么。”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叫菱角洼。村子一式茅屋，历经风雨驳蚀，黑的盖，黑的墙，家家屋顶上撅着的一截烟囱，被烟熏火燎得黢黑。生活在这里的男女村民，连肤色也多象山地般的油黑。村庄的左面、右面、背面都是山，前面是条宽宽的河。出山有条羊肠道，弯弯曲曲四十里，通向一

座桥”过了河，一马平川，再走二十里地，才是县城。若走水路，乘船摇过河，也是二十里地，就是县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嫌路远，村里很少有人进城赶集的，偶尔要扯布做衣、置办年货什么的，多是腿脚利索的年轻之辈的事情；村上人头疼脑热闹个灾，有郎中老爹，手到病除。故此，这里好象世外桃源，一个偏远、僻静，古朴的小山村。

可是，小山村毕竟是存在着，它用自己的肥土沃野、山水资源，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子民，今天，又一个子民即将问世。不过，依照祖辈遗传下来的习俗，凡是难产儿，都是一个克星，是会给村子带来灾祸的。昔日，哪家媳妇养孩子，碰上克星，再难产也不敢张扬出去，就为这有几个年轻媳妇送了命。后来，有人悄悄地求郎中老爹接生，郎中老爹行了好事，也从未向外人讲述过，故而全村老人孩子没有不在心里敬重他的。

“拴柱，我……”杏花儿鼻子翕动，呻吟着，两只手紧紧抓住丈夫的左腕，“怕、过不、去……”她无力地挣扎、喘息。

“莫乱想，啊？”拴柱额头冒汗，声音颤抖，“我就去找四叔、大表哥来，送你进城，你要挺住，啊。”他手忙脚乱，心神不定地瞅着女人痛苦的、有些绝望的脸。

“不、不！”杏花儿艰难地摇着头，“不能送……”铺旁亮着一盏微黄的灯光，她两眼紧盯着灯火，仿佛它能减轻她的痛苦，给她带来一线希望。

婆婆俯身安慰着痛苦不迭的媳妇，说话时没有门牙的瘪瘪的嘴，总也关不住风：“杏花儿，莫怕，娘不是心狠，自古公爹……祖传家规，不能乱啊。会说动村上人的，这就送

你进城……”婆婆明白媳妇的心事，婆婆另有自己的心事。

“怪我……不好……连累……”杏花儿声音越来越弱，说话不用耳朵贴她嘴巴边，差不多听不见了。此时，见她有两滴亮晶晶的泪从眼眶里溢出，停了一会儿，一下滑到了耳根后，在脸上留下了两条湿湿的泪痕，这痕多象两条亮亮的箍，又象两条苦涩的河。

“怪你甚，祸根是我，是我。听娘话，偷偷送你进城，没哪个知道，我这就去叫人。”拴柱拽住被头，朝上拉拉，帮杏花儿掖好，用袖头揩揩眼角，揩揩鼻子，撩起蓝布门帘儿出了屋。刚一脚门外一脚门里，瞅见爹提盏马灯趑趑趑趑地回屋，爷儿俩差点撞了个满怀。爹将马灯一晃，发出沉闷的一声喝问：

“哪去？”

“找四叔和大表哥。”

郎中老爹铁青着脸，神情沮丧，怒目圆睁：“回屋！”

进屋后，一口气吹灭了马灯，挂到门后墙的木桩上，随手从背后腰间抽出烟袋，烟锅头插入烟丝荷包里，按了两下，取出，叼在嘴巴角上，就着点上的油灯，啞啦、啞啦吸了几口，点燃。然后，在桌旁坐下，紧蹙眉头，自顾巴哒、巴哒地抽烟，鼻腔里呼呼喷着两道烟雾和粗气，不说话。

拴柱站在桌前，瞅着爹的脸，右手搓揉着衣襟，两脚在原地倒腾，倒腾，不住地倒腾。他从爹的神态，知道没请动四叔和大表哥。他不时朝里屋扭头张望，心里象被猫爪子挠心一样难受。不好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背时的事情，哪个愿意沾自己的身哩，人家不愿来帮这个忙，不能怪人家，不该怪人家。过去，自己也不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吗？因为自己

不愿意去帮这种忙，不也有一家的媳妇险些送了命吗？唉，这会儿轮到自己头上了。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会报。今天，就是报应，该报了。拴柱心里想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喊你娘出来。”郎中老爹磕着烟灰，向儿子挥挥手。

老女人打里屋出来，一副神情慌乱的样儿，眯眯起凹陷的眼睛，瘪瘪的嘴巴咕咕唧唧，念念有词：“仙姑保佑，保根回家，保根回家，仙姑保佑……”

郎中老爹放下烟袋，正襟危坐，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瞥老伴，又瞅瞅儿子，长叹一声：“都听着，我老郎中一辈子没做过甚亏心的事，行医几十年，从阎王爷手里夺回上百条人命。眼前，自家遇到难哪，要是按照祖宗遗训，马上高家就断送两条人命。人家怕沾上邪气，怕落下骂名，六亲不认，不肯帮忙朝城里送。”娘儿俩正听下文，老郎中却咽咽喉沫，打住了。“爹，你快拿主意啊！”拴柱蹲在地上，两只手抱住嗡嗡作响的脑袋瓜。

老郎中一声不吭，“啦啦、啦啦”地吸烟，烟锅头红光一闪一闪，如同熬夜人眨动着布着红丝的眼睛。

“你怎不讲话？”老女人靠在桌边，催促道。

老郎中烟锅头在桌腿上“哒、哒”磕了磕，火星灰沫乱飞。他还是一句话不说。

本来，拴柱想接着催问，可是，当他瞅见爹这副神态，也不敢多嘴了。郎中老爹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从爷爷身上学得一手惊世医道，学到了爷爷高尚的医德。不管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风霜雨雪，也不管老人孩子，男人女人，远邻近亲，哪个人有了病，都随叫随到，精心治疗。几十年辛

勤的郎中老爹还没有这样被难住过。作为郎中，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救人如救火；作为公爹，他只有瞪大两只眼睛瞅着……

“娘，拴柱！”杏花儿喊声凄切压抑，象在无望地乞求。

拴柱盯着爹，眼里热辣辣象要喷出一团烈火。“爹啊！”拴柱心里大声呐喊。

良久，老郎中终于是开了口：“原先想都没想过，我这个当公爹的……可眼前的事不顺当啦！……”

老女人一听，差点儿没有背过气，凹陷的两眼蓦地睁开，瘪瘪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喉咙眼似乎被一口粘痰堵住，憋了半天才透过气来，脸色青紫地骂道：“老鬼，你讲疯话哩！”

“哎哟——！”杏花儿象头绝望的野兽，发出凄惨的呼叫。

公爹——郎中！

儿媳——产妇！

婆婆——祖训！

拴柱——……！

文明——愚昧！

生——死！

死——生！

听到杏花儿的喊叫，拴柱一惊，预感到不幸马上就要降临，头沉到胸际，跪在娘脚前哀求道：“娘，你就让爹，救救她和保根吧！要不，来不及啦，娘！”

“乱了！要家败啦，乱了！”老女人一屁股坐地，突然

呜咽了，痉挛地，怒不可遏地，涌着无比仇视地呜咽起来，“那还不如叫我先死，眼不瞅见为净，叫我先死吧。”她脑袋突然捣蒜似的在地上磕得冬冬响，浑身筛糠似的颤抖起来。

“娘，这做甚哩！”拴柱忙拽她的衣袖。

老女人象个孩子似的往下打坠，不肯离开冰凉的地面，眼脸歪斜。半晌，皱巴巴的脸腮哆嗦着，冷笑一声说道：“混帐东西！你莫不想打死老娘？”立刻变得十分惊恐，双手掐拴柱的手腕，指甲刺他的手背，拼命挣扎着喊道，“老娘白养了你，滚远远的，再不想瞅你一眼……柱儿，快抱住你女人！”

拴柱紧紧攥住娘的手，眼窝湿了。他只觉得自己的手冰凉。他用冰凉的手拽住娘胳膊往起拉。

“哎——哟——！”杏花儿翻脸向下，把痛苦的歪扯的脸颊埋进花枕头中间，用牙齿狠命地咬它、撕它。

郎中老爹背着两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气咻咻地自骂：“日他娘，哪辈子造的孽。瞎！”

“哎——哟——哟——！”又传来杏花儿断续的、绝望的惨叫。

这声音，一个使人心悸的声音，一个使人颤慄的女人的声音，吓得拴柱不禁大哭出声：“娘，你发发善心，救救杏花娘儿俩，儿给你磕响头了！”他果真将脑袋捣地捣得咕咚咕咚响。

“哼——。”老女人从牙缝里透出一声怪叫，便一头撞在墙上，昏了过去。

拴柱哭声嘎然而止，慌忙扑向老女人：“娘，你醒醒，

娘，快醒醒啊……”

郎中老爹在屋里躁躐着双脚，突然一拍桌子：“滚去烧水，拿来我洗手消毒。”他涨红着脸，转身从山墙上取下柳木盒药箱，打开盖，拿出剪、刀、镊、绷带、药水……一应俱全。然后，他捏起一炷香，插进香炉内，点燃，香烟袅袅升起，打着旋儿升向屋顶。他双膝跪地，磕了三下头，作了三个揖，对祖宗牌位默默念叨了一阵，然后起身，拍拍膝上灰尘，做好了一切准备。

沉默。这时，拴柱却沉默了。

老郎中回过头，狠狠地瞅了瞅身后的拴柱。

“她，她还会自己生出吗？”拴柱轻轻地，怯怯地问。

老郎中注视着儿子，猛地愤怒起来：“老子怎知道！”接着甩手就走。

拴柱瞅这架势，真慌了手脚。一想到女人和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眼瞅着快没了，一咬牙根：“爹，莫走呀！”

“慢！”老女人猛地醒过来了。不，原本她就没有昏过去。她想拿这架势吓唬吓唬自己的男人，也吓唬吓唬儿子。没料到，这一招儿不灵，哪个也没让她吓唬住。她只好翻身坐起，翻箱倒柜，寻觅半天，找条旧裤子，摇头，思忖，解下腿上的一条黑布腿带儿，“你不能瞅见，不能瞅见哩！”严严实实地将郎中老爹的两眼蒙住、扎紧，牵着一只胳膊，摸摸索索领他走进里屋，嘴里喃喃自语，“罪孽、罪孽，菩萨会报应哩！”

郎中老爹万万没有料及，行了几十年的医，甚样人甚样病没有瞅见过？可象今天这般模样给病人瞧病，破天荒头一回。这算他娘的什么事啊！说不出心里是甚滋味。算了，等死